

颜斗作品集

天公疼憨人

中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44.568
YD
=13/2

颜斗作品集之(13)

天公疼憨人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①中

(内蒙古)新登字 078 号

责任编辑:吴 仁

颜斗作品集(13)

天公疼憨人
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24 印张

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-T-80506-561-X/I·167

定价:29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人心险恶，妇人心毒，小子人本憨厚，奈何天公赐福。

江湖路上，恩怨交织，道不清，说不明。

隐忍装疯，十年求一仇，师门争斗，宵小弄干戈，狼子野心，富贵浮云，人心叵测，谁为真心，剑影刀光之中，拳风掌影之处，自有真情真意无数。

目 录

第 七 章	兄弟阋墙酿惨祸	251
第 八 章	处心积虑图心法	291
第 九 章	同室操戈怀鬼胎	333
第 十 章	恩怨情仇世难了	375
第十一章	乍逢有缘授掌法	418
第十二章	群豪齐聚桂香楼	459

第七章 兄弟闯墙酿惨祸

这一掌距白不肖头顶“百会”寸余处顿住了。

黄金沙嘿嘿一笑，收掌退步，眯着眼笑道：

“小娃儿胆子不小，你昨夜全瞧见了？”

白不肖点点头：

“是的，我就在老前辈身后十丈处。但我不明白，那人为什么要刺萧尚青？你黄老前辈又为何装疯卖傻？那个蒙面女又是谁？”

黄金沙道：

“这些事都与你无关。你管他作什么？你都看见了，只要闭紧嘴巴，可保无虞。否则，立遭杀身之祸！”

白不肖笑道：

“我与贵门上下从无怨仇。文大掌门更是先师好友，谁会来害我呢？老前辈你不要吓唬我。”

他见黄金沙面现犹豫之色，又说：

“再说，贵门于我有恩惠。老古话说：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现在贵门有难，我纵然年幼无知，武功低微，却也不敢置身事外做缩头为龟。”

这几句话，慷慨激昂，顾盼间豪气纵横。

黄金沙不由点头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你倒很像我当年的性情，遇事无论难易，都勇敢果断，一往无前。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我的事。但话说在前头：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我言尽即缘尽，从此各行其事，互不相干！如何？”

白不肖知道这是他开出的条件，便点点头允可，心中却说：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

黄金沙左右一看，执住白不肖的手，拉了他就走：

“此地或有人来。我带你去一个隐秘的地方。”

两人穿过竹林和花园，来到一片乱坟岗。

在高高低低的坟墓间三转两转，黄金沙说声：

“到了。”

白不肖看，面前是一座石砌的大坟。墓前立一块一人高的墓碑，石供桌、石人石马、石龟俱全。

黄金沙绕到墓碑后，叉开马步，力贯双臂，双掌抵

住墓石，只听轧轧连响，墓石旋动，露出一个半人高的洞口来。

里面黑乎乎的，冒出一股阴冷的霉气，不知有几多深，也不知有没有死人。

黄金沙一弯腰，钻了进去，又回头叫：

“快进来，不用怕。”

白不肖心中忐忑，到此地步，别无他法，只好跟进去。

刚将后脚收进，轰隆一声，墓石合拢，墓中便一片漆黑。

白不肖伸手一抓，已失黄金沙所在。

他心一慌，“砰！”头撞在冰冷的石头上，火辣辣地疼痛，急提声叫：

“黄老前辈！黄老前辈！”

墓中回声嗡嗡，那黄金沙竟不知何处去呢。

白不肖更加惊慌。

墓中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只能如盲人般乱摸着前行。

行不几步，前头就是石壁。原来墓道向左拐弯了。

左拐右弯，也不知拐了几个弯，曲折前行，忽见前

头隐约有红光透来。

白不肖大喜，急向光源处行去，那红光愈来愈亮，洞穴亦随之开朗高敞。

又行十数步，竟到了一个两丈见方的石室。

石室正中，赫然并列两口黑漆棺材。

棺材前，是一张长石几，几上燃着一对长明灯，灯火如豆，忽忽跳跃，映得室中阴影忽长忽短，鬼气森森，加上霉气触鼻，饶是白不肖久经磨练，也忍不住上牙与下牙捉对儿打架，身上的十万八千根汗毛，根根直立，只恐那暗处会爬出一个青面獠牙的鬼来。

白不肖又抖抖地喊了几声“黄老前辈”。

那黄金沙影踪全无，哪里会来答应他。

这真是怪极了。

除了来路，石室四周皆以巨石砌成，高约一丈，顶上也是石板，并无第二个出口，黄金沙又会到哪里去了？

难道他有隐身术不成？

白不肖端着灯，将每条石缝细细看过来，石缝皆用灰浆粘接，连根针也插不进。

他又循来路一路察看，洞中并无岔路。

行至那进来的墓石前，他使尽全力去推，那墓石纹丝不动，像是彼此间用榫卯咬死了。

白不肖回到石室，坐在地上喘气。

想黄金沙如此阴险毒辣，自己又如此轻易上当受骗，又气又恨，忍不住掉下泪来。

白不肖哭了一阵，收了泪。

他心想：总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

那老疯子既然出得去，墓中必另有机关通道。

于是，他扶壁站起，从衣衫下取出“冷月寒霜”刀，绕室细看，看出了一件怪事。

室中并列着两口棺木。

右边一口前有一块小小的木牌，上书“爱妻蔡晓珍之灵柩”。左边一口前的木牌上却是“伤心人黄金沙之灵柩”。

黄金沙明明活着，怎会有他的灵柩？

白不肖惊然想起那天夜里，自己正在练功，黄金沙唤着“珍儿”，形同梦游者的情形，脑中石光电火似的一闪，便知棺木中必有古怪。

于是纵到左边那口棺木前，力运双臂，掀开棺盖来看，里面果然空空如也。他倒转刀柄敲那棺底。棺底发

出“空空”的声音。

白不肖抽出刀鞘，欲用刀尖撬棺底，忽地，棺底木板被移开一旁，露出一个方沿口，从下面传来黄金沙的声音：

“小娃儿，算你本事大，下来吧！”

白不肖已上过一次当，岂肯事事听他？便说：

“你上来！”

黄金沙嘿嘿笑道：

“我若真要害你，还用等到此刻？下来吧，下面有酒有肉，我们边吃边谈不好？”

白不肖心想，自己既已到了墓中，还不由着黄金沙摆布？便跳进棺中，拾级而下。

下面又是一个小石室。地上铺着毡垫，有床有桌，桌上有酒有菜，壁上燃着蜡烛，俨然地底人家。

黄金沙将椅子让给白不肖，自己坐在桌沿上，笑道：

“我这里从无外客，是以各样家杂都成单。你用酒杯，我用酒壶。”

又说：

“你若怕食物中有毒，不吃也罢。”

天公疼煞人

管自己对着壶嘴喝了一口，撕下一只鸡腿大嚼。

白不肖心想：这黄金沙真不简单，装疯作傻数十年，却偷偷在一座大墓中为自己筑了如此隐秘的窠穴，心机之深，难以测度。

他虽又渴又饿，但忍住了不去看桌上的食物。

“你一点都不吃吗？等一下不要后悔噢！”

黄金沙顽皮地眨巴眼睛，故意嚼得很起劲。

“不吃。我跟你到这阴森森的墓里来，不是来吃的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刚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。试试你的胆量和智慧。倘若你的胆子太小，就会在上面发疯，癫狂而死。一个胆小的人，最好不要去探听秘事。”

白不肖道：

“黄老前辈，我的胆子不大。我想，别人的秘事不听也没什么。我还要活下去。”

黄金沙感到奇怪，问：

“你真不想听我的故事？”

“是的。我只想回到地上去。”

黄金沙大失所望，满脸沮丧，他凝视着手中的酒壶，自言自语地嗟喟：

天公疼憨人

“没人愿听。我几十年的痛苦，找不到一个人说。我只能一个人呆在墓穴里，对墙壁说……”

他悲容满面，双目中泪光莹然，忽又猛然抬头，怒视白不肖：

“我一定要讲给你听！你不听也得听。你若敢不听，哼！”

他举起殷红如血的手掌，噗地击在石壁上。

石壁簌簌响，掉下许多碎末。

那坚硬如钢的石壁上，出现一个三分深浅的掌印。即使石匠用锤凿精雕细刻，也不过如此。

白不肖一惊，凝目看去，四周石壁遍布这样的掌印。

可以想见，许多年中，当黄金沙悲愤难遏时，是怎样在这隔绝天日的地底石室中挥掌击石，以舒积愤的。

世上以掌力称雄的高手不算少。

北门天字的“龙虎神掌”便浑厚沉雄，开碑裂石不在话下。

白不肖有次看师父练掌，亲见师父三掌将一株桶粗的柳树拦腰打断，但像黄金沙这样掌陷石壁，而石壁不裂开的功夫却是闻所未闻。

天公疼憨人

靠的或是一股阴狠无比的劲力呢？

他不由赞道：

“怪不得人家说，‘正人钩’一门中‘陈萧谢黄，金沙最强’，果然不假！”

黄金沙凄然苦笑，摇头道：

“三十五年前世上就没有黄金沙这号人了。只有一具行尸走肉，酒囊饭袋罢了。”

他话说枯涩，含着无限的伤心和悔恨。

白不肖笑道：

“黄老前辈，我此刻又不想上去了。”

他伸手拆下一只鸡翅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

黄金沙瞥了白不肖一眼，又灌了一大口酒，低头沉思有顷，缓缓道：

“三十五年前……”

三十五年前，“正人钩”的开山祖师何正人以七十六岁的高龄，无疾而终。

何正人天赋异禀，二十一岁出道，以一对镔铁钩纵横江湖五十余年，大小百余战，不知击败过多少武林高手。

到三十岁时，江南武林中已难逢敌手。

天公疼憨人

于是轻骑北上，约斗少林三老于嵩山之颠，诛塞外五魔于长城脚下，败长白山参王于山海关外，最后与当时号称天下第一高手的“铁面客”袁方伯切磋武艺，互对了三掌，不分胜负，结为知己。

于是欣然南归，回到山阴太平庄居住，潜心武学。

何正人一生中收了四个徒弟。

大弟子陈济世慷慨豪迈，精明能干，性喜交朋结友，是以颇得乃师宠信。

二弟子萧铁乾，为富豪子弟，自幼嗜武，奉师惟谨，规行矩步。

三弟子谢达平，诚实老成，忠义刚正。

老四黄金沙出身书香门弟，因家道中落，学文不成，改而学武。

何正人一生最大憾事，是没找到一个可托衣钵的弟子。

门下虽有四个徒弟，冷眼看去，前面三徒虽各有所长，但资质平平，难成大器——这自也因他武功太高，名师眼光，与众不同。

比较起来，小徒弟黄金沙聪明伶俐，人品俊逸。

四徒同窗学艺，那三个大的虽身强力壮，入师门也

早，但论对武学精义的领悟，却远不及小师弟悟性高。
时日一久，便分出高下来了。

单以那套何正人自创的“大成拳法”来说，陈济世学了二十年，才有小成。

萧、谢二人，费二十五年之功，才学会七成。

黄金沙却只用七年，便中规中式，运用之际，颇有心得。

何正人何等眼光，早看出黄金沙是块天生的学武材料，琢磨得法，或会青出于蓝。

但何正人一辈子守法持正，嫉恶如仇，道貌岸然，将侠义二字看得很重。

小徒弟的飞扬佻脱、偏执激烈的少年性情，叫他横竖看不入眼。

那三个大徒弟学武时，师父怎么说，便怎么听，惟有黄金沙最喜问东问西，自作聪明，自创新招。

有一回，江南武林各派会于黄山较技演武，特邀何正人为比武公证。

何正人率四徒前往观摩，行前叮嘱弟子，此行黄山谁也不许出手。

比武会上，陈萧谢皆遵师命作壁上观。

天公疼憨人

只有黄金沙居然偷偷溜出去，乔装改扮了，冒捏一名假名，上台连续击败“九江龙”、“安庆过客”和“莫千雌雄剑”三派中的三名后起好手。

之后，又与江湖上颇有艳名的“桃花夫人”等在人字瀑下饮酒，还偷偷摸摸跟一名齐云山玉顶观的小道士打了一架，并将小道士的左臂打折。

种种情事，都叫何正人气得脸色铁青，回山阴后，立即罚黄金沙面壁思过一年。

因此，何正人为选择新掌门一事苦恼了许多年。

如果选陈济世，其余诸事皆可放心，但陈济世资质有限，“正人钩”到他手上，必难称雄于天下。

如选黄金沙，何正人的一身武艺必可传下去，但“正人钩”的“正人”二字恐怕要名不符实了。

何正人左右为难，直到七十岁生日过了，看看来日无多，闭门想了七日，才召四大弟子入内，说：

“我这一生，研习武学，孜孜以求，虽不敢说已超越前贤，但自忖在当今武学中，也算得上一枝独秀，令天下群雄不敢小觑。我年已古稀，来日无多，不愿将一生所学所悟的武学，带进棺材里去。今日为师的召你们来，是要托付后事。”